

空軍文藝叢書

第三種

陶雄主編

836
Kt71

銀色的迷彩

劉益之著



陶雄主編

空軍文藝叢書 第三種

銀色的迷彩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者 劉益之
發行者 簡
發行所 中國的空軍出版社
成都二十四號信箱
成都獅馬路廿五號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

每冊定價 元

目次

51880

空軍魂

銀色的迷彩

夜

腦袋

跛站長

徐君

雪天

王天祥君事

黃正裕

一四

二六

三四

四九

六三

七〇

七九

八七

空軍魂

學期

宗教裁判所，是八、九世紀以前的基督教的一種組織。那裏設備着黑暗的地牢，駭人的苦刑室，燒紅的鐵錘，鑊……對付那些以「純潔的人」自稱的摩及教徒。在黑暗的石牢中，「純潔的人」，慢慢地度完了那恐怖의歲月——飢渴，陰黯，寒冷，枯萎而死亡。或是馴順地自己貼到火刑的綁柱上去，獻身殉教。一個摩及教徒遺留的位置，立刻有十倍以上希求成聖的人們擠着去遞補，這是因爲——

「中心之情滋蔓兮，

苟一旦其休止：

，我便登時達其梵兮，

雖當死而永不死——」

若是中心之情不滋蔓而休止，六根淨清，何來輪迴生死，飢渴，焚身之苦。

婆羅門教中的祭司和貴族，剝削吠舍和奴隸階級，滿足他們的私慾。這官能的享受，若有追求的價值，也僅僅顯示於「感覺的我」中。何謂「感覺的我」？

休謨說：

「我仔細追尋所謂『我自己』究在何處？我惟提到種種知覺，如覺暖覺冷，覺明覺暗，覺愛或憎，覺樂或苦。除知覺外，便無所有。當知覺移去，例如睡眠，便不感有我自己。當我知覺全喪，例如死亡，則我更不思，不感，不見，不愛，不憎，我已完全絕滅，何所據而更造我於一完全的新體？」

這淫靡的享受，吃人的私慾，印度迦比羅王的太子却厭惡它。苦修深山中，在菩提樹下成了最正覺，這是佛的精神，佛的精神便是「無我」，所以入地獄救

衆生。佛說：

「我是因緣和合，並無自性。既覺悟自我本是「無我」，人生煩惱何有？妄業永除，輪迴永脫。」

我本「無我」，自可將天堂，阿鼻齊觀了。

人生於世，同是一個行星上的過客，仰視同樣的星辰。死亡既隨生命而俱來，誰也不能超脫，爲什麼不中止中心之情，捨己救世，在這殺伐擄掠的世界中！聽遠處的呼喚吧——

「忠勇，是人類最高的德性。」

八一四

像樹梢，挺立在沒遮攔的空間，領導着後進的一羣，第一個迎受侵寇的打擊

。漫天空的狂風暴雨，他首先燃着了三井株式會社油箱的油，紗布裹着他的傷痕，杭州仁濟醫院，有他的血和他的笑容。

從海涯到高原，從沒有休止的苦鬥。

那也是一次警報，雲上纏着殘日的鉄翼，是一次襲擊。他的飛機尙安息在機場上，他沒有躲避，而是大聲呼喊督促着將躲避的人……。

士氣是這樣被激勵的，這是空軍魂的吶喊。

生着爲什麼？一個燦爛的死。我卽萬物，萬物卽我，這就是「至人」的精神。

至人者——

「至人神矣，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口掩海而不能驚。若然者，乘雲風，騎日月，而遊於四海之外，死生無變而已，而况利害之端乎？」

有人觀察人生，說人生被經濟決定的。

四年一個月又七天，我們堅忍着戰爭的折磨，扼住人類的禍冰，用僅有的輕兵器戰鬥着。四年一個月又七天以後，我們俯瞰人寰，反侵略的烽火高舉，勝利在望。

人間無倖得之果。這局勢是崇高的自覺精神所支持，以血肉築成的長城，和仇人交換的。

試回憶——當上海淪陷的時候。

飛機的性能落後了，槍械的精確性因為久戰而損蝕了。日本人狹窄的心眼裏，一向不知道有什麼「寬容」。百十萬首都的同胞所目擊的，是那架舊飛機，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中，既不逃避，亦不屈服，苦戰着，而最後擊落了敵人。

這是空軍魂的吶喊，這榜樣，自將有繼起的人。

戰爭是許多「意外」的積集。出人意料。人，應該有必勝的信念。而有此信念者，雖不能曰必勝，但沒有退讓，堅毅的掙扎着，必獲最後的勝利。

是的，沒有退讓，便是迎擊了。

第一次，他在絕對的劣勢下，雖有技術的挽救，失敗了。在低空拉開保險傘的環。不要咒詛日本人的惡毒，射擊跳傘的人，是他們的嗜好。

第二次，再在京滬線的上空，再在絕對的劣勢下，雖有技術的挽救，失敗了。在低空拉開保險傘的環……。自此而後，再不允許他有第三次了，第四次了。

忠勇第一，而勝利其次。「我們本是塵土，從土而出，仍要歸於塵土。」既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！

引一節新聞：「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，宜昌的日本轟炸機被我南岸砲兵擊燬

十三架。」

那天，假使日本的部隊長，預先作一個處置，將飛機轉移到旁的機場去，那末，這麼一個處置，僅僅是一個顧慮而已，顯不出它的價值。甚至，當飛機轉移到旁的機場去，因故損壞了十二架，那麼這個處置，自將爲人所指摘的事實了！然而能否認這個處置的價值嗎？

——第一次失敗，第二次失敗，或者牽制了敵機，不能實施對某處地面部隊的攻擊，或者替代了空中更多飛機的損失，或者……。然而他忠勇苦鬥的精神，是——

中國空軍魂苦鬥的象徵。

x

x

x

x

試讀我們的歷史，由來軍人贏得敵方的尊敬的，有誰？

爲一個青年空軍，鄭重安葬，樹「支那空軍勇士之墓」碑，日文報表揚其忠

烈。……

文天祥兵敗被擄，在元，至元十九年就義，到五百六十年以後，受與蒙古人有血統關係的清帝賜封，諡號「文正」。

明鄭成功，抗清不屈。但在光緒年間，清太后慈禧，追諡曰「忠烈」。

我們當然記得從湖濱到玉泉寺去的岳墓。我們何嘗忘記在江灣日人陣地中的一堆土，一位受敵人崇拜的青年空軍的墓地。

聽一曲小調

「……沒一個建義旗，下井陘的張天討，沒一個驅鐵騎，渡黃河的把賊胆搖……沒一個噴賊血，截舌似常山梟，沒一個守孤城，碎首在雒陽廟……」
空軍魂的忠勇示範，今後文人，可以不必發這一腔牢騷了。

我們恥於言而不行。

爲什麼抗戰？爲建國，爲正義，爲自由，爲真善美理想的追求。人類前途的希望所寄託，在我抗戰。

「人是政治的動物」。我們有應享的公民權利，自有義務。母親的奶，農夫的米，生長於平原上的棉絮……由社會生產，社會分配，國家是一切社會組織的中心，組織中每一個份子，無一可以不忠忱相向，何況軍人？

在柳州，五十餘架的敵機進襲中，看那忠勇伙伴單機相向。千萬別誤會，他不是閃避不及，也不是中途遭遇，滿天敵機亂飛，他希望在空隙中予那些轟炸者以襲擊。結果肇起十八與一的戰鬥……

道德情操隨生活而變遷。尙武禦侮，是我們外患頻仍的被壓迫民族的至高的德性。我們要清算，要更生，不容再有北大營事件，濟南慘案，二十一條。先烈已經垂示了榜樣，百人赴之不足以千人。千人赴之不足以萬人。四年不足以十年。前呼後擁，不解除我們的束縛誓不休。

「要對得起已死的先烈！」空軍魂的吶喊。

x

x

x

x

人類的智慧縮小了地球，今天不是「重死而不遠徙……老死不相往來」的時代。空中電波交流，友邦禍福交織。空軍是護衛自由，民主的先驅。重重的給侵略者以打擊，鼓勵隣近我們地球上的戰友。

碰——上去！閃耀的光，這不是火花，而是軍人魂的激射。既不生還，與爾偕亡。人們譽爲的肉彈，將永遠飛馳在武漢的上空。導引我忠勇空軍，掌握武漢的制空權。

想記得他妹妹寄給日本寡婦的信吧，它悽切動人的熱忱，依然遠播於島國的家庭中。

抗戰第五年開始，報上載着，人們亦這樣相信——「今日的國際局勢有利於我。我們贏得友邦的同情。」抗戰之初爲什麼沒有這種局勢和這樣同情呢？我們

憑什麼去贏得友邦的同情，有利的局勢呢？

耶蘇和衆門徒在最後一次的夕餐完畢，默然登十字架而絕命。此人生至崇高而應有的犧牲精神，爲中國軍人魂之所寄，爲局勢同情之所憑。

一個人在世界中是個常變的肉體。誰能保持此易變的肉體而不腐？所以「凡欲保持其生命者，終必喪其生命」。我們能掃淨肉屍的留戀，坦然「無我」，則「凡失生命者，必得其生命」。但丁雖死，而他的神曲仍然年青於人世，即是明證。

。寫着——

中央公論是日本雜誌界的權威，它載着一篇寫實的小說——一個未死的士兵

「——撲過去，撕破她的衣服，露出白嫩的乳房……這支那的女人……」
寫着——

「……這城裏還沒有澄清。不過一個日本人的命，索取五十個支那人來賠償……」

寫着：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日本人會搶，會殺。會販賣鴉片，海洛英，白麵，紅丸。會開賭場，設番攤。會呈獻他們女人的靈魂，會製造淫具……他們所利用亡人國，滅人種的卑劣手段，無底極！

明能滅元，清可傾覆，但歷史決不會重演了，今日我們的對手，是瘋狂的「力」的崇拜者。角逐，欲求，征克，略取，是他們喝血的慾望！所謂謙和友愛，在大和族的國民性中，是早絕了種的！你敢相信他們的共存共榮，親愛，友好的鬼話嗎？

抗戰的機會僅有一次。不是勝利，便交出子子孫孫，生生世世作牛馬，奴隸。

的契約。四年，先烈們已經奠定了勝利的基礎。我們已經扼住兇手的頸子了。忠勇的空軍魂在吶喊！勗勉我們，要咬一咬牙，緊一緊步武，捨生取義，完成抗戰建國的使命！

銀色的迷彩

巴黎對於櫻內，像是阿拉司加的冰島。

他租着一間黯黑的閣樓，小小的窗，有好幾位朋友年年月月和他廝守。他們是那樣的莊重，厚道，忠誠規矩，不動聲色，譬如像牀夫人，桌小姐，椅子姑娘，以及壁上的畫，地下的痰盂……。不要怪櫻內君感情不專，他受不了異鄉的寂寥，說：「我要生命！」於是，他把潔純的蛋臉輕輕地，仔細地緊貼在地板上，皮鞋底的怪味兒一陣陣刺激着他的嗅覺。三樓里二位自由職業的女人，吟唱不完的行歌曲，這一——媽的！

小小的窗，透進淡淡的陽光。他有時也伏在桌上，支着肘幻想。窗外，有這